

为将之道

纵览开国上将王震的戎马生涯，“三次长征”立下赫赫战功，扎根农垦结出累累硕果，筑路千里创造人间奇迹。其中，“身先士卒”4个字，是他的鲜明印记。

1935年4月，陈家河之战，时任红6军团政委的王震亲临第51团阵地。该团已多次受敌攻击，伤亡甚大，团长身负重伤。王震命令将团长送下山救治，自己亲自接替指挥。随后，他跃马挥刀，率先冲出阵地，右肩中弹仍不下火线。红军官兵见政委负伤不退，士气大振，迅速攻占了敌人阵地。事后，贺龙曾批评他违反高级指挥员不得亲自冲锋的规定。但后来每当战事要紧时，王震依然冲在前面。罗元发将军回忆，王震指挥作战，每至关键时刻，立于一线的习惯从未改变。

1938年冬，侵华日军进军汾河，直指晋东南。两岸冰封积雪，空气都似乎凝固着。时年30岁的王震奉命夺回汾河阵地，击退日寇。战前动员时，王震站在一口棺材上，挥拳高呼：“我领头向前冲，要死我先死，死后装进这口棺材里！”将有必死之心，士无贪生之念。王震不畏生死、不留后路的决绝誓言，点燃了部队奋勇杀敌的斗志。部队与日军激战一昼夜，大捷，王震头部负重伤。

1947年5月，我军攻打敌军重点把守的蟠龙镇。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的王震奔赴作战一线，看到陷入重围的敌人准备突围逃跑，立即跃出战壕，向官兵大声喊道：“我是王震，跟我来！”官兵见到自己的首长如此勇猛，立即向敌人发起英勇冲锋，成功夺下蟠龙镇。

为什么非要冲在最前面？王震有自己的带兵心得与指挥经验，他说：“对重要的作战方向，必须亲临第一线，这样才能正确地指挥。冲锋在前，也是鼓舞士气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。一支部队打起仗来，全都嗷嗷叫、不怕死，就先胜了三分。”

在战场上身先士卒，在生产建设中他也同样如此。

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内，陈列着一把布满锈迹的锄头。80多年前，王震曾使用它，带领部队在南泥湾垦荒，书写了人民军队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新篇章。

1941年3月，为了缓解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困难，遵照党中央指示，八路军第359旅开赴南泥湾，成立了生产委员会，实行军垦屯田。当时的南泥湾，荆棘遍地，野兽出没。干部有顾虑，战士有疑惑，有的认为种地不如打仗光荣，

率先垂范见担当

余远来

有的认为放下枪杆子就会荒废军事。

旅长王震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工作，扛起锄头第一个走进荒地。黎明即起，他开始劳作，即使双手磨出血泡，照样拼命干。“上至旅长，下至伙夫，一律参加生产”“干部以身作则，不是指手画脚”。领导躬耕的身影，胜过千言万语。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，硬是把人称“烂泥湾”的荒凉之地变成了陕北的“好江南”。

1944年6月，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——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。毛泽东、周恩来高度重视此次访问，特意安排王震负责接待。王震身着补丁褴褛的灰布军装，脚穿草鞋，精神抖

擞地向中外记者介绍南泥湾的屯垦成果。参观农场时，王震主动拿起锄头与战士们一起劳动，汗流浹背仍谈笑风生。记者们被这一场景深深震撼。

1949年10月，王震率部到新疆后，即按照党中央的指示，开始实行屯垦戍边，参加新疆生产建设。他一如既往地身先士卒。

当年，乌鲁木齐河给当地人民带来许多灾害，而下游却因缺水造成大片土地荒芜。1950年2月21日，王震带领官兵打响了修建和平渠的战斗。王震和大家一样，肩上套着拉绳，头上汗水蒸腾，敞开胸襟，弯腰蹬腿。他一边用力拉着爬犁运送石头，一边喊着号子。当地群众看到这一幕后，都惊讶地说：“胡子司令都拉石头。真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！”这件事很快轰动全城，使当地各族人民大为感动：多少代了，谁见过大官竟和士兵一样，在冰槽子上运送石料？于是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加入了运石修渠的行列。

1954年，王震出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受命抢建黎湛、鹰厦两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铁路。这位以“南泥湾垦荒”闻名的战将，再次展现了他“把工地当战场”的非凡魄力。硝烟散去，面对荒山、隧道、暗河、溶洞等建设难关，他再一次将身先士卒的作风在筑路工地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受命后的第三天，王震就带领专家冒雨飞到广西，带头翻山越岭勘探设计。黎湛铁路全长300多公里，计划两年建成，最后仅用了9个月；鹰厦铁路全长700多公里，要穿越武夷山和戴云山，计划3年建成，最后仅用了22个月。飞快的建设速度背后，是王震把办公桌搬到隧道口、把指挥部扎在泥水中的动人景象。

在鹰厦铁路戴云山隧道塌方时，王震亲临一线指挥抢险，高喊“共产党员跟我上！”武夷山大禾山隧道被花岗岩卡住进度，他直接跑到施工连队与战士们并肩战斗，和风枪手一起研究爆破，甚至抱过30公斤的风枪打炮眼，手掌磨出血泡仍坚持作业。司令员一身泥水、满脸灰土的照片传开后，官兵说：“司令员都这样干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从汾河岸边英勇决绝的呐喊，到火线上率先冲锋的“跟我来”，从南泥湾荒地上的荷锄躬耕，到铁路隧道塌方时的挺身而出，王震将军用一生证明，为将之道是立于士兵之前的担当垂范、烙在官兵心底的生死与共、融入日常生活的同甘共苦。当指挥员和战士一样，手掌布满老茧，汗水一起挥洒流淌，热血一同汇入硝烟，他的行动就变成了战士们看得见的信仰、靠得住的信赖和打不垮的信念。



再闷热的空气，也蒸发不掉官兵手足相连的情；再酷热的骄阳，也熨平不了他们挺起的像山峦一样高耸的爱——

那双作战靴

刘巍

作家走军营

那年7月，我随调研组前往广东沿海，到陆军某部进行蹲点调研。在14天的时间里，我穿上新式作战靴，和战友们一样身穿夏季丛林迷彩服，同吃同住同训练，观察和体会基层官兵的生活。

那些日子，东南沿海的平均气温约35摄氏度，演训场的湿度达到80%。可不管天气多么炎热，官兵的着装始终严整规范。

虽然投身军旅已有20多年的时光，但在基层战友们面前，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新兵；作战靴鞋带打成蝴蝶结垂在鞋面上，老兵看到我系法不对就悉心纠正；迷彩服袖子直接撸起来却总是卷不上去，老兵解开我的袖子纽扣，手把手帮教……作为编辑，之前我一直以为，每天面对天南海北的基层作者投来的照片和稿件，自己已经和基层走得很近，算是懂基层的行家里手，但这一次，我发现自己要了解的还有很多。

在沿海驻训的那个小村庄，我突然想起自己20多年前读军校时，就曾来到这支部队当兵见习。而今，再次来到这支部队，虽然很多当年的老战友早已离开军营，也回不去记忆中的老营房，但和年轻战友攀谈，我看到他们的眼眸和20多年前的那些人一样光亮。眼前的军营里，基本都是新面孔，但没有陌生感：一样的豆腐块，坚硬的上下床，方方正正才是军营应有的模样；折叠的小马扎，鼓鼓的绿背包，流动起来就是军旅人生最美的诗行。

在驻训地，我和“硬骨头六连”“尖刀七连”的新战友不期而遇。训练间隙，我和几名年轻战友进行了座谈，发现他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一张密封好的照片。照片正面是连队官兵与战旗的集体合影，背面写着“强军精武，为国



姜晨绘

奉献”8个字。他们对我说：“这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是英雄连队的传人，必须敢于牺牲、敢于胜利。”在这些“95后”“00后”官兵眼里，集体的荣誉重于个人的得失，甚至和生命同样重要。从中我深深体会到，红色基因的代代传承就是硬骨头一直坚不可摧、尖刀连一直锐不可当的制胜密码。

尽管这些新面孔还略显稚嫩，但他们知苦不言苦，守着寻常谈富有。这种境界和格局，让我真切感受到他们的精神状态。当新生代把荣誉感、使命感融入血脉时，他们就会成为人民军队的铁血力量。

在这14天里，我跟随他们青春的脚步，在日晒雨淋中写下了脚印两行。受到他们的鼓励和影响，我也很快适应了集装箱板房的驻训生活。每天面对暴晒造成的闷热，我也能够安之若素。迷彩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留下的汗渍见证了我和战友们日益加深的情谊。想到这些在热风热浪中练兵备战的战友们，常年在这样的环境

中摸爬滚打、勤学苦练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敬意。

细想起来，那14天很长，像一条细细的丝线，把我和东南的战友们情感相连；14天又很短，像是作战靴的鞋带，在基层的点点面面中穿来穿去，使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些关于忠诚、使命、担当的故事。记得一位边防战友曾经给我发过一条信息：“基层是片热土，简单直接快乐。那是战友兄弟以心换心的交情。你给人家一碗水，人家就给你一桶水；你把人家放在心上，人家就将你举过头顶……”心系基层，就要真正和官兵同呼吸、心连心。此时，你会发现，再闷热的空气，也蒸发不掉官兵手足相连的情；再酷热的骄阳，也熨平不了他们挺起的像山峦一样高耸的爱。

记得调研结束后，在返京的列车上，我就开始回想那些初识的面孔。他们铁一般的意志，融入了那一一张张忠诚朴实的脸。如今，看到那双作战靴，我更加执着地相信——脚下沾有多少泥土，心中就会沉淀多少真情。

走近灵山岛

本报记者 毕笑天

强军故事会

客轮从码头解缆起航，划过碧蓝海面，在船舷两侧涌出两道雪白的浪花。当日的海况很好，没多久我便抵达了目的地——被称为“北方第一高岛”的灵山岛。从山脚仰望，云雾缭绕间，隐约可以看到迷彩球形罩。这是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官兵驻守的地方。

乘汽车沿着蜿蜒小路缓缓而上，随着视野中苍翠绿意缓缓闪过，我眼中的灵山岛逐渐模糊了起来——起雾了。

岛上风大雾浓，官兵常与云雾为伴。等到车辆在山顶停稳，一行人下车后发现，周围能见度不足5米。整个观通站被包裹在云雾之间，宛若仙境。

刚踏进营房大门，就看见一台除湿机在运转，一旁的出水口不断涌出细流。“湿气最重的时候，一天要抽出四五盆水来，更别提想要晾干衣服。”战士刘涛说。

出生在医学世家的刘涛，2024年大学毕业后选择参军入伍。当接到“去灵山岛担任卫生员”的任命时，他带着好奇走进这里。“好大的雾。”这是刚上岛的兵对灵山岛的最初印象。

二级军士长胡学兵，是现在岛上军龄最长的兵，在灵山岛驻守了20余年。“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，我被分配到这里”，胡学兵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：“那时候营房老旧，当晚冻得一宿没睡着。”

刘涛和胡学兵，这对军龄相差20多年的战友，对灵山岛的最初印象大不相同，但都有守好海疆的决心。

走进值班室，我看到操纵员紧盯着屏幕，凝视着随时可能出现的目标；标记员将捕捉到的每一个细微海情迅速汇入指挥信息网。他们密切协同织起了一张无形“天网”。

值班期间，官兵要全神贯注盯着电脑上的绿色回波，一盯就是好几个小时。换岗的间隙，值班员告诉我：“我们好比战舰的眼睛，只有时刻保持高度警惕，才能守护好海空安宁。”

这就是灵山岛官兵的日常生活，使命艰巨，但也平凡。潮湿的环境和繁重的任务，让不少官兵患上了关节劳损、肌肉酸痛等症状。战友的病痛引起了卫生员刘涛的注意。他自幼耳濡目染辨识草药，大学期间系统学习了中西医结合理论知识，便自告奋勇为战友们做起了艾灸、拔罐。

一次，有人突发胃痛，止痛药一时难以起效。看着战友疼痛难忍，冷汗湿湿衣服，刘涛果断为他进行艾灸治疗。卫生室里萦绕着艾草被点燃升起的袅袅烟雾，刘涛轻轻转动燃烧的艾条，慢慢贴近战友的肩背，同时配合按压穴位。不一会儿，战友的脸上浮现出放松的神情，刘涛欣慰不已。

刘涛慢慢融入了这个团结的集体，胡学兵默默观察着他的变化，心里很是高兴。这些年，单位的老兵退伍、新兵下连，胡学兵身边的战友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可他就像礁石一般扎根在岛上。胡学兵看着刘涛热心为战友救治、闲暇时仍不忘提高自己的医术，回想起自己的来时路，不禁有感而发：“不论是装备操纵员还是卫生员，只要踏实肯用心，就一定能够有所作为。”

刚上岛时，为了能尽快独立值班，胡学兵每天早起1个小时、晚睡2个小

时，坐在训练室的一角灯光下，反复学习20余万字的教材。短短1个月过去，他创造了站里“最快独立担负值勤任务的新兵”“最快成长为班长的年轻骨干”两项纪录。

回忆成长历程，胡学兵脱口而出的不是闪光的成绩，而是一次难忘的败绩。很多年前的一次值班中，扫描线毫无征兆地停止转动，屏幕一片漆黑。胡学兵却束手无策，只能等待老班长来支援。事后，他下定决心：“这种茫然，我不能再有第二次。”这样的紧迫感 and 危机感，像无形的手推动他不断向前跑。

灵山岛的风雨在胡学兵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胡学兵比任何人都清楚单位一草一木的变化：“以前大雪封山，我们沿着山路从码头背回补给物资；岛内缺水，战友们又顶着烈日将水运到储水库；营房改造时，大家沿着陡峭石梯，喊着‘一二一’将新装备运到战位……”

“现在岛上的条件好了。”胡学兵的话里藏不住喜悦，“站里生活设施齐全，24小时供应热水。冬天取暖有电锅炉，健身房、图书室等一应俱全。”刘涛也补充道，现在岛上与外面的医院建立了医疗保障机制，官兵可以在线上向专家问诊，缓解了岛上就医困难；如果遇到突发疾病，还会有直升机和船艇迅速联动接应。

“建站之初，前辈们仅有简单的设备；如今，我们借助新装备能做到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’，更要值好每一班岗，为祖国守好海疆。”胡学兵说。

采访结束，灵山岛上的雾依旧没有散去。一片洁白混沌中，通红的“扎根海岛，精武建功”8个大字十分醒目。



胜利曙光(雕塑,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)

徐瑞滢摄

曙光

韩中州

走过了草地，蹭过了沼泽
熬过了风雪与饥寒的绝境
草根嚼尽，皮带煮烂
连日艰苦的跋涉
已耗尽了他们最后的体力
不远处浅浅的班佑河

静默成无法跨越的天堑
八月的天空没有鸟鸣
只有风在草尖上颤抖
他们在河畔坐下来
迎接胜利的曙光
却不知从此成为永恒雕像

那些红色的花岗岩
凝固了七百多个年轻的身影
他们背靠背的姿态
是最后温暖的相依
是向死而生的决绝

诗话

若尔盖静默的曙光里